大漢天聲 震霄漢

莊永明

「中華民族歌謠選集台省各部份」介評

中國出版公司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出版

平裝每冊新臺幣叁佰元精裝每冊新臺幣肆佰元

籌劃了五年之久的「中華民族歌謠選集」，終由行政院新聞局出版問世，這兩本書厚達近千頁，計收蒐二十七個地區（東北各省數一個地區，其他以省爲單位。）七百餘首民謠；根據「新聞局」的說法，這一項總整理工作，僅是一個「開始」而已，因爲預期還有第三冊，將陸續的結集付梓。文化建設日趨重要的今天，我們很是欣慰「新聞局」在「基層文化」的民間歌謠，下了一番苦心和用心。

歌謠選集序言中說明這七百餘首歌謠，是從三千餘首中，精挑細選下的「精品」，可惜我們無從知道初稿中的三千多首各省民歌是以如何的方式進行蒐集，筆者深信新聞局邀請國內音樂家與民俗學家從事這項工作，意義是十分嚴肅的，因此不妨將初步收蒐的三千多首民謠那一省份各居若干，增列於附錄中刊出，以供參考，則學術價值更高。

我國文人的傳統觀點是重典雅而輕俚俗；雖說民謠的整理工作，可說從孔子刪詩開始，但是强烈地方色彩的俗曲民謠，仍爲士大夫所「不恥」，爲官方「樂府」所拒絕接納。傳統音樂文化中，流傳於民間的俗曲歌謠，實在是最樸實、最親切、最能在同一脈源

的血液裏流動，也惟其沒有雕琢斧鑿的痕跡，纔能「俗」得可以順口謳歌，但是它往昔却只得依靠村夫村婦口口相傳，才得繼續流傳，也因此可以說是民間藝術最容易消失的一環。

流行歌曲也和一切趕時髦的「風尚」商品一樣，必然地，它都曾「風光」了一陣子，但是經過了淘汰而能留傳下來的流行歌曲，就無形中寫下了「歷史性」的地位，與民謠地位相埒，是反映民衆的心聲，雖然「學院派」的人士以「染有商業氣息」、「失去誠樸的風味」，斷言宣稱兩者宜有涇渭之分，但是多數人的觀點，仍然肯定其價值。「望春風」的作詞人李臨秋生前與筆者有一段對話：

「最近一本新出書的臺灣歌謠選集，收集了「望春風」、「四季謠」、「人道」、「補破網」…，都沒有註明是您的作品，眞不應該。」

「那有什麼關係，這些歌曲已傳唱了三、四十年了，如果能再有人繼續唱下去，而忘了是我的作品，那麼就升格爲民謠了，因爲民謠的要件之一是作者不明啊！」

記得在「中副」趣譚看到一個小故事，有人問黃友棣：「流行歌曲和藝術歌曲，是怎麼個區分法？」黃教授做了一個很巧妙的比喻，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將藝術歌曲比喻爲禮服，而流行歌曲則比喻是襯衫，他的結論是家居生活，「穿穿襯衫也不錯啊！」

前漢書禮樂志有一段記載：

「魏文侯最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衞，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辯之，終不納。」

「禮賢下士，與……諸賢士結爲師友，上下和合，秦未敢圖……稱譽於諸侯」的魏文侯，能不避有違賢君之尊，說他聽了古樂（雅樂）便沉沉欲睡，但聽了鄭衞（流行歌曲）則從不知疲倦。或許有人會說政治人物和音樂素養，互不相涉，但是我就不懂：爲什麼許多道貌岸然的人士要「偷戀」流行歌曲，不敢明目張膽的大聲唱出口來。

「中華民族歌謠選集」能擺脫學術界一貫的成見，「大膽」的將「臺語流行歌曲」收錄於內，值得喝采。只要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能表達源遠流長的大漢天聲，就值得肯定其價值，不過這套「選集」仍有憾事，有加以檢討的必要。

我國幅員廣濶，南方杏花春雨和北國秋風駿馬的地理背景，必然產生婉約纏綿和豪邁奔放的不同民歌情調，因而自然表現在民歌旋律中蘊含的各地民風民情，必然不同，因此要評介這套選集，實非易事，筆者放膽僅就個人較有興趣的臺灣民謠部分中的閩南歌謠，寫出一些淺見，一來做爲第三册編集工作的「獻言」，二來也誠懇呼籲大家來關心這些鄉土歌謠，不要以「有色的眼光」來評判它。

臺灣省歌謠共收錄六十四首，除客家歌謠二十六首，山地歌謠十七首外，計得閩南歌謠僅二十一首。而二十一首中屬於「流行歌曲」佔了十首，創作童謠一首（游彌堅作詞，呂泉生譜曲的「落大雨」），「自然民謠」就剩下了十首，說一句實話，僅看了第一個部份（臺灣省）的選錄，就不得不令人失望，是什麼樣的「標準」，使編審人員從「嚴」挑選，而吝於多擇錄幾首「臺灣民謠」，實在令人納悶。

近三十餘年來，中華文化的命脈繫結於臺灣；如果在今日「天時、地利、人和」無一不備的條件下，沒有做好「復興基地」的文化整理工作，枉論要做那赤燄遍地下摧毀殆盡的中華文化整理工作，或許這是杞人憂天的說法，但深信這樣粗淺的「理論」還是會有人接受。筆者先就「歌謠選集」中所選錄的自然民謠，加以分析：

自然民謠計有下列十首：

㈠閨怨
㈡卜卦調
㈢天黑黑
㈣思想起
㈤農耕歌
㈥誦經調
㈦駛犂歌
㈧五孔小調
㈨六月茉莉
㈩一隻鳥仔哮救救

「歌謠選集」前言有謂：「臺灣民謠包括閩南（福佬）、客家、與山地等民謠。產生於臺灣的閩南民謠爲數不多，大都是由福建傳來，例如『天黑黑』、『桃花過渡』、『都馬調』等。」

「閩南民謠爲數不多」，這句話是目前幾位「享有盛名」的所謂「臺灣民謠專家所忌於道出的一句實

話，他們總以「山地民謠」、「客家民謠」的浩瀚以及「歌」與「謠」不分，用來宣稱臺灣民謠的豐富，很遺憾的他們在「閩南民謠」採集的成就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呂泉生由日返臺，採錄了「丟丟銅仔」、「六月田水」、「一隻鳥仔哮救救」三首，時隔近四十年，繼起的音樂界人士，不乏其人，但是他們對於「閩南民謠」的收蒐，貢獻度何在？臺灣說閩南語系的人，是接受「外來文化」衝擊較快的一羣，因此必然的閩南民謠必然消失得較快；我們可以推斷閩南民謠接受其「祖籍地」的民謠頗具影響，但由於遷臺侷促海隅，必然會產生「地域性」的特徵，其研究價值不容忽疏，可惜多年來除了「發掘」一個陳達外，僅能在殘存的民間戲曲中「找」資料，那些出口成章，運氣成調的「古早人」，却一個一個的凋零，怎不令人感嘆？

選錄的十首中，宜蘭系統的歌謠「丟丟銅仔」、「喔貢貢」全被忽略了，不知是否在詮註歌詞時，發現「不雅」而淘汰？不得而知。筆者曾有「丟丟銅仔之我見」乙文（還找不着發表的地方），根據採集者呂泉生的見解，我將歌詞訂正爲：

「火車行到咿都，
阿妹在踏稻，
喽喲，碰空內。
碰空的水咿都丟丟銅仔，
咿都，阿妹在踏稻仔，
咿都，滴落來。」

只因爲不少人都說「丟丟銅仔」的歌詞是一語雙關，而且跟「性」有關係（連宜蘭鄉親黃春明也持此說），怪不得有人要宣判它死刑，列爲「禁歌」，對於民謠「聯想力」過强的人，便會因過於敏感而儘往「歪」處想，這大可不必，如果大家都鑽牛角尖，那還有什麼民謠可唱呢？

「閩怨」又名「百家春」，是南管「小曲」（有人存疑？），而有吃肉吃三層（五花肉），看戲看「亂彈」雅稱的北管戲曲（民間俗稱「亂彈」）以及在臺灣鄉間擁有最多「平民化」戲迷的「歌仔戲」戲曲都闕如，就不應該了。

「前言」說「天黑黑」、「桃花過渡」、「都馬調」是福建傳入，我想既不收錄於臺灣民謠，也應出現在福建民謠，但是福建民謠却最可憐了，僅有兩首

「採茶歌」而已。「天黑黑」的唸詞，闕省是有近似的童謠，但他的歌曲却是在臺由人依聲韻譜成的。

筆者切盼第三集能再酌增一些閩南語系的自然民謠，加强陣容。

臺語流行歌曲也正巧選錄了下列十首，在這裏，我們應該稱之爲「創作民謠」了，收錄內容如下列歌名：

㈠月夜愁。
㈡心酸酸。
㈢雨夜花。
㈣春宵吟。
㈤望春風。
㈥補破網。
㈦農村曲。
㈧賣肉粽。（應該是「燒肉粽」。）
㈨三聲無奈。
㈩河邊春夢。

選集前言說明（第十一頁）選錄這些歌曲的意義爲：「有些流行歌曲傳至今日已有三十多年，頗具民謠風格，在此我們也收集於民謠歌曲中，這類歌曲充份反映出臺灣省同胞在日據時代遭受日本軍閥壓迫的心聲，歌詞中充滿了憂愁與痛苦，旋律幽怨，例如『賣肉粽』、『補破網』、『心酸酸』、『三聲無奈』，以及各地的哭調等。」

其實除了「心酸酸」和其他沒有列舉的六首是日據時代的作品外，「燒肉粽」、「補破網」、「三聲無奈」都是光復以後纔產生的創作歌謠，「三聲無奈」是「臺東調」（亦卽「農耕歌」）的整編曲，產生於民國四十年代，缺乏「時代意義」，而產生於光復初期那段青黃不接的日子的「補破網」、「燒肉粽」則不可否認的是「時代的見證」，而今日處於「安定中求進步」的大有爲環境，緬懷那段遭受戰禍破壞的日子，無可否認的足令在寶島孜孜不倦奮發向上的我們，感到無比的自傲。有關這兩首歌，筆者曾於「大學雜誌」第二十六卷第四、六兩期第一三九號及第一四一號，發表「市聲．鄉音燒肉粽」、「破網補情天」可資參考，不再多舌。

徐志摩在哈代死後，曾寫了一首詩紀念他，末段寫着：

「爲什麼放着詩的不暗，

暖和的座兒不坐，
偏挑那陰凄的調兒唱，
辣味兒辣得口破。」

筆者就借用這段詩，來向那些經常习難「臺語歌曲」爲無聊、悲觀的人士反問：「爲什麼?」不欲爲辯。

這十首「創作民謠」，筆者做個小統計：

作曲人方面：鄧雨賢的作品被選錄的有「月夜愁」、「雨夜花」、「春宵吟」、「望春風」；姚讚福有「心酸酸」；王雲峰有「補破網」；蘇桐有「農村曲」；張邱東松有「燒肉粽」；黃國隆有「三聲無奈」；黎明（姓楊，生世待考）有「河邊春夢」；共計七名。

作詞人方面：周添旺的「月夜愁」、「雨夜花」、「望春風」、「補破網」；張邱東松的「燒肉粽」；林金波的「三聲無奈」；共計五名。

這些「創作民謠」最早的於民國二十二年就在異族的統治下，「與當時臺灣人的血液之流，同其節拍，同其旋律」（借鍾肇政語），因此最長的其歷史已有四十多年之久（非歌謠選集「前言」所說已有三十多年），因此七名作曲人，五名作詞人的作品，要涵蓋其間「精英」，筆者就懷疑是否有「以偏概全」之弊，實有酌加添增的必要。

筆者最感到遺憾的是行政院新聞局選錄的「創作民謠」，竟然有了兩項不應有的缺失；

其一：作者都沒有印出來，這對於朝野呼籲重視著作權的今天，實在是一項大的諷刺，況且仍有幾位作家目前還健在。

其二：「農村曲」的歌詞，做了不必要的更改，且更動了有五、六句之多，使它的「背景」意義全失；「補破網」和李臨秋的原詞，也有幾個字的出入。

飲冰室文集中梁啓超「憂國與愛國」乙文，有如此熱耳酸心的句子：

「今天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誰與踊者？吾歌矣，誰與和者？」，筆者的心情正是如此，因此敢於針對行政院新聞局於「前言」最後說出：「我們也相信疏漏缺失之處，在所難免，尚祈指正！」這句話，魯莽的提筆上陣，寫下這篇短評，盼祈另有他人對其他省份的民謠，提出更有創意性的評介文字，則筆者「拋磚引玉」的苦心，就不白費了。